

刘庆邦 著

●世界上其实只有两个人，
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有男人和女人
就有爱情，有爱情就有爱情悲剧。

落英

●他一次又一次险些滑倒，每打滑一次，
他都停下来站一会儿，瞅着烂糟糟的路面发呆，
仿佛在不走的话应该往哪里去。

●她回到宿舍照了照镜子，
这次照得仔细些，不免吃了一惊。
她发现自己眼角不知什么时候有了细细的
皱纹，她想，完了，她开始变老了。

●仿佛生命是强大的无奈里的
一个小小的附着物，犹如浩浩长风中的一星尘埃，
尘埃只能受风的摆布和荡涤。



中国当代青年作家
长篇新作丛书

ZHONG GUO DANG DAI

QING NIAN ZUO JIA

CHANG PIAN XIN ZUO

CONG SHU



刘氏群 著

落英

落英缤纷，
如雪如霞，
如诗如画，
如梦如幻。

落英缤纷，
如雪如霞，
如诗如画，
如梦如幻。

落英缤纷，
如雪如霞，
如诗如画，
如梦如幻。

落英缤纷，
如雪如霞，
如诗如画，
如梦如幻。

落英缤纷，
如雪如霞，
如诗如画，
如梦如幻。

落英缤纷，
如雪如霞，
如诗如画，
如梦如幻。

落英缤纷，
如雪如霞，
如诗如画，
如梦如幻。

落英缤纷，
如雪如霞，
如诗如画，
如梦如幻。

落英缤纷，
如雪如霞，
如诗如画，
如梦如幻。

落英缤纷，
如雪如霞，
如诗如画，
如梦如幻。

落英缤纷，
如雪如霞，
如诗如画，
如梦如幻。





LT0000566900

中国当代青年作家长篇新作丛书

落英

刘庆邦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落英/刘庆邦著.-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9
(中国当代青年作家长篇新作丛书)
ISBN 7-80611-834-9

I. 落…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0845 号

中国当代青年作家长篇新作丛书

落 英

刘庆邦 著

责任编辑:翟建文

装帧设计:宋喜涛

美术编辑:宋丕胜

责任校对:李桂香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印 刷:石家庄北方印刷厂(柏林路 7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10.875 印张 262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6,001—11,000 定价:19.50 元

ISBN 7-80611-834-9/I·751



刘庆邦近照

作者简介 刘庆邦，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少年丧父，家境贫寒。当过农民和矿工，现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断层》、《高高的河堤》，中短篇小说集《走窑汉》、《心疼初恋》、《刘庆邦小说自选集》等，约200多万字。十多篇作品分别获《北京文学》、《青年文学》、《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奖励。多篇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文字出版。1996年12月当选为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第 一 章

1. 返 乡

夏日的一个傍晚，阴云四合，道路泥泞。一位中学生模样的年轻人，高挽裤腿，赤脚踏着泥巴往家里走。他的家在前边不远处一个古老的、和别的村庄大致雷同的村子里，村子一片灰蒙蒙的，在地上趴着。他走得不轻快，不稳当，有点苍白的赤脚一次又一次陷进泥水里，拔出来时小腿上裹了一层黄色的泥浆。他一次又一次险些滑倒，两腿忽而夸张地打开，忽而往一块儿绞，很不协调。每打滑一次，他都停下来站一会儿，瞅着烂糟糟的路面发呆，仿佛在考虑还往前走不走，要是不走的话应该往哪里去。泥途夹岸生着绿得相当沉重的庄稼，高粱、玉米、芝麻、大豆、谷子、红薯等，应有尽有。庄

稼叶子上都水淋淋的，叶片往下垂着。有的玉米叶子被撕裂了，让人记起昨日里雨有多大，风有多猛。低洼处的红薯泡汤了，叶隙间露出灰白的水光。蝈蝈都哑巴着，还没缓过神来。蛤蟆偶尔“歌哇”两声，声音显得突然，宏大。一位抱红纸伞的妇女走过去了。四个壮汉子抬着一副架子车上盘做成的担架走过来了，病人被单蒙头，在担架上不停地呻吟，听声音像是一个老太太。他看着抬担架的人匆忙杂沓地从身边错过，往上耸耸斜背在肩上的印花粗布被子，和捆在被卷里的课本，又无可奈何似地往家里走去。这年轻人的脸色一点也不比阴云密布的天气好，目光迷茫，甚至有些沮丧，与他的小小年纪极不相符。

学校到底把他抛弃了，他上高中上大学的梦彻底破灭。本该一九六六年初中毕业，“革命”却煞有介事地把他挽留到一九六八年，然后脚面轻轻一抬，就把他踢开了。继续上高中的同学是有的，一个班只有五六个人。上高中不再是凭考试，而是凭推荐。他是保守派，不是造反派，人家当然不会推荐他。他觉得不好意思见村里人，无法跟父亲、母亲和姐姐交代，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下去。他觉得很委屈，光想哭一场。但他憋着不哭，流点儿泪水子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回到家，他低着头往西间屋里走。西间屋的窗内有一张破旧的木床，床箔上落着一层灰尘。母亲坐在屋当门的一个用高粱叶子编成的草片子上，拆一件陈年的破棉袄，见儿子不声不响地进了屋，她看了儿子一眼，什么都明白了。母亲青筋突出的手微微有些哆嗦。她吩咐闺女夏季做饭去，擀面条儿。阴雨天，她原来打算省一顿，不吃晚饭了。儿子春光回来了，得做。夏季正和邻家一个叫月白的姑娘在门口的凳子上坐着纳鞋底，见弟弟背着铺盖卷儿回来了，知道不好，弟弟这学恐怕是上到头儿了。她没敢问弟弟，目光一直追着弟弟看。只有月白开玩笑似地问了春光一

句话，问他怎么回来了，是不是上学上成了。

李春光不吭，把被卷儿放在床上，在床沿儿坐下来。破床响了几声，不堪重负的样子。上成了，笑话，天大的笑话，他嘴角牵了一下。

月白问了话，弟弟不答，等于人家的话掉在地上了，这不太好。于是姐姐也问，别人是不是都回家了。

这个问题仍然敏感得不好回答，李春光把头埋下去，埋得很低。他看见自己腿上的泥是黄的，脚上的泥是黑的。腿上的泥是村外沾的，脚上的泥是村里沾的。脚上的黑泥看上去很脏污。他觉得自己的头往两腿间的地上沉了一下，差点失了重，一头拱在地上。他把身子往床帮里边挪挪，两手支撑在床沿儿上。屋里的地面是土质的，不平，看上去很硬。

“春光，不是问你话吗！”姐姐像是生气了。

李春光“嗯”了一下。

母亲生气了，却吵女儿夏季：“都别理他，孩子心里正难受着呢，禁得住这样问他吗！哪个孩子不想升学，赶上这时候了，他能有啥办法！”

李春光觉得鼻子发酸，他用两手把脸捂上了。但他的眼泪还是从指缝里冒出来了，顺着手腕子往下流。他不想让母亲和姐姐看见他流泪，手捂着脸慢慢歪倒在床上，翻过身去，面对着墙，粘满泥巴的小腿和脚搭在床沿外边。为了供他上学，父亲、母亲和姐姐在家里吃红薯干，菜团子，省下粮食让他带到学校里换饭票。一个飘雪的下午，他的饭票吃完了，一天没吃东西。下课时，他看见母亲来了，母亲从怀里掏出一个黑毛巾包，解开，是几块蒸得稀软的红薯。他正上课时母亲就来了，怕打搅他听课，母亲没敢到教室门口，倚着一棵柳树的树干在风雪里等。母亲没顶毛巾，毛巾包了红薯被母亲揣在怀里。母亲落了一头一肩的

雪，可红薯还冒着热气。

母亲到西间屋，站在床前看了他一会儿，找一根秫秆棒儿，劈开，轻轻地为他刮小腿和腿上的泥。泥很肥，若不刮去，肉皮下面的血把泥暖热后会把腿脚沤烂的。肥泥沤烂的地方，起白泡儿，流黄水儿，再治就难了。仔细刮了一遍，母亲又打来一瓦盆干净水，放在矮脚凳子上，抓一把干豆叶，握成一团，蘸了水，给他从上到下一点一点擦洗。母亲没有说话，只有豆叶团子撩水发出的声响。李春光不想让母亲给他洗泥，沤烂就沤烂，他的脚和腿又不是什么金贵东西，烂掉才好呢！但他又不能拒绝母亲给他洗，母亲的脾气他是知道的，任何拒绝都是徒劳。那么他就不动，任母亲把他的已经长成个儿的腿搬来搬去。他的脚趾头缝里夹藏的也有泥，母亲用豆叶擦不到，就用指头逐个缝里为他抠。母亲的手抓住他的脚脖子时，他觉得母亲的手很热，很有力。

姐姐看不过，说：“娘，他都这么大了，你还伺候他呀，让他自己洗不行吗！”月白伸头往西间屋瞅瞅，嘻嘻地笑。西间屋和屋当门是用秫秆做的箔篱子隔开的，箔篱子不知用了多少年，已经陈旧得发黄发黑。几乎每一根秫秆都被虫子蛀成了一个个针眼大的小洞，箔篱子下端落着一层粉末状的虫子屎。箔篱子门口的布帘子早烂得挂不成了，连门口两侧的秫秆也断了不少，显得门口敞得很大，没什么隔离效果。

母亲没听从姐姐的劝告，洗得更专心。母亲觉出来了，春光的腿在簌簌地抖。母亲探过身子看他的脸，见他的双手捂在脸上，泪水流得一塌糊涂。母亲想拉开他的手，可拉不动。他的手也在抖。母亲把洗干净脚为他搬到床上，顺好，让他想哭就哭出来吧，心里难受别老憋在肚子里。

李春光说：“娘，我这一辈子完了……完了……真没意思……”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也顾不上有外人在他们家

里，一下子就哭出了声。他的声音已失了童声，变成成年人的声音。可变得又不十分彻底，似乎还剩下最后一点过渡期，这时候的声音是最陌生最难听的。连他自己都听出自己的哭声丑陋得有些不伦不类，可他没办法把哭声收回去，犹如他阻挡不住自己的变声一样。月白怔了怔，找了一个理由，把线绕在底子上，走了。姐姐心里一寒，眼圈儿红了，说：“天底下打牛腿的多着呢，谁也没说你什么。别管怎么着，你还上了个初中毕业，我呢，只上了三年学，不是还得照样过。”

母亲说：“让他哭吧，哭哭就好受点儿。人一辈子总得哭几回。”

2. 下地干活儿

李春光哭过之后，睡了一夜又一天，心情略微平静些。第二天，队里上工的钟声响过，他就闷着头，加入男劳力的行列，开始下地干活。乡下土生土长的孩子，即便上学期间，寒暑假和星期天也要帮家人干活，对庄稼活儿并不生，别人能干什么他也能干。父亲劝他悠着劲儿，慢一点儿，初上来别干得太猛，别累伤了身子。父亲是队里的饲养员，一转生产队，父亲就当上了饲养员，父亲当饲养员的年数几乎和李春光的年龄差不多。父亲本来就是个拙嘴和话头稀的人，当了多年饲养员，父亲更不爱多说话。父亲只适合与牛马打交道，跟牲口说话比跟人说话多。饲养室在村子外头的东南角，是一座破庙改成的。平日里，父亲就住在饲养室里，只有吃饭时才回家。他吃完饭，饭碗一推，又回到饲养室去了。在李春光的印象里，父亲是以饲养室为家了。李春光没听见父亲劝过人，父亲劝他这几句话，想必是父亲费了好大劲才说出来的。李春光有些感动，他对父亲点了头。他从另一方

面理解父亲的话，一下地就发狠地干。顶着日头锄地，胳膊晒得像爛木头棍子，脱了一层白皮又一层白皮。双手拧满了水泡，如握了一把蒺藜。他咬牙撑着，一声不吭。休息时，别人到树阴下去了，或者到苇塘边洗脸去了，只有他不歇着，一杆铁锄仍和杂草过不去。他的锄板磨得亮堂堂的，把太阳的反光晃在庄稼叶子上。有人喊他歇着，说日子长着呢，干不完的活儿。他答应了，拐起胳膊擦擦汗，微笑了一下，又塌下身子往前锄。喊他的人对别人评价说，这孩子是个干家儿。从河坡里往岸上拉河泥，他不要拉帮套的，一个人独拽一辆架子车。偷懒的人不等架子车装满就拉走了。他不，车装平了还不走，塌着眼皮让人家还装，直到装得堆着尖，他才像一匹骡子一样，凹下腰，绷紧腿，顶直祥绳，把架子拉走。上坡时，他拉不上去，退下来两次，他奋力冲了三次，终于一口气冲到坡顶。他听见装车的在他身后发出赞叹，说李春光行，有股子犟劲。有人记起，他在学校时就是好学生，年年考试都在前几名，没上成景真是可惜了。听了这些话，李春光如同受了鞭策，更加拼命地干活儿。他像是要捞回什么，又像是要抛弃什么；像是和谁赌气，又像是在和自己作对。反正要干活儿，干好，是个干，干不好，也是个干，何必惜那点力呢！

这天上午，男劳力到饲养室旁边的沤粪坑起粪。粪坑紧靠着一片拴牲口的空场，是长方形的，面积挺大，也很深。粪坑里混杂着各种牲口粪、拆房土和沤青，噗噗地冒着硕大的黄泡儿。黄泡儿炸开了，臭气扑鼻而来。有的社员见状，心往一块儿缩，腿上起痒疙瘩，不愿下去。粪坑边被队长插上了小红旗，红旗迎风飘动。粪坑另一边是一条官路，到公社所在镇去赶集的人都是走这条路。李春光见父亲正把牛从饲养室里拉出来，拴在木桩子上晒太阳。父亲看见他了，只看了一眼，就转过身去。李春光慢慢

脱下布鞋，挽高裤腿，光着脚，一步一步下到粪坑里去了，往上面甩出了第一锹粪。别人见李春光这样一个刚走出学校门口的学生娃子都下进粪坑里去了，他们不敢怠慢，也纷纷下进粪坑里去了。

月底，社员们开会评分，男劳力组一致给李春光评了九分。男劳力的最高分是十分，女劳力的最高分是八分。姐姐在队里当妇女队长，才拿到八分。父亲干了多少年了，也没超过九分。像他这样刚毕业的学生一般只能拿到六七分，而他一上来就得了九分。李春光把评分的结果告诉了母亲，母亲没有显得太高兴，看了他好一会儿，让他赶快歇歇去吧。李春光说：“没事儿，累不着我。”

3. 接 知 青

一天吃午饭时，队长通知李春光下午别下地干活儿了。给他派了另一样活儿，让他到公社去接城里下乡来的知识青年。队长也去，他们每人拉一辆空架子车，把知青连人带行李都拉回来。队长是个矮个子，好说笑话，爱赌咒，赌咒的常用语是“我是小舅子”。“听说城里来的知识青年都是调皮捣蛋货，偷鸡摸狗的不正干，要不是大队里压住头皮非要分给咱，谁愿意谁是小舅子。”说时很正经，说完了就挤着眼笑，笑罢又摆出严肃相，安排李春光说：“咱们得小心点儿，别给他们笑脸儿。这事儿跟使唤新媳妇一样，一开始就得把他们镇住，让他们老实地接受咱们的再教育。”队长还说，之所以把这个任务派给李春光，因为李春光会背很多语录，他让李春光注意跟知青们对语录，他说一，咱对二；他说三，咱对四，反正得压过他们。

李春光笑了笑，说到时候再说吧。大串连时，李春光到过一

些城市，见过城里的知青，他们优越高傲得很，根本看不起乡下的学生，动不动就拿穿黑粗布衣服的乡下学生取笑。这下好了，他们也到乡下来了，也来尝尝当农民的滋味来了。李春光心上像是找到了一点平衡，悄悄地有些高兴。

架子车拉到村街上，队长一拍脑瓜儿，说不行，忘了武装一下。他让李春光稍等，自己转回家去了。队长再从家里出来时，果然“武装”起来了。他新换了一件浆洗过的无袖白粗布褂子，右手拿了一杆三角小红旗。旗显然是煮红染成的，经风刮日晒，已掉了色，成了粉白色。他的左肩像挎盒子炮一样挎着一个红布缝制的语录袋，袋里硬梆梆地装着红宝书。他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了，肩膀端得平平的，步大得像丈量土地，却笑着，问李春光怎么样，“千万不敢麻痹大意，语录随身带，有空学起来。”他把小旗竖着绑在架子车杆上，语录袋拉到身子前边显眼的地方，啪啪一拍，拉起车走了。李春光跟上。李春光知道，别看队长大叔正儿八经地背着语录本，他可是一个字也不识。可是大叔聪明得很，谁要是把书本拿反了，把字拿得头朝下，脚朝上，他一眼就能看出来。有人问他不是不识字吗，怎么知道字的反正。他说，那是的，字长得跟人一样，他虽然不认识那些人是谁，但把人整得头朝下，他看着就不顺。李春光问大叔，小时候为什么不上学。队长说：“那时候哪有学校，张窑有个学校，离咱这十八里，听着跟在天边一样。再说了，就算附近有学校，谁上得起！”

还没到公社，锣鼓声就传来了，估计知青们已经到了，公社的人在欢迎他们。队长招呼李春光快走，说别让外村的人把好的都挑走了。队长把头一伸，拉着架子车小跑起来。土路坎坷不平，架子车的胶布轮子颠得乱跳高，格格登登一路响。

知青们果然已经来到公社机关所在的大院里，两辆贴着标语、插着红旗的解放牌大卡车在当院停着，知青们有的已下来

了，有的还在车上，忙着往下搬箱子，递网袋，扔铺盖卷儿。公社的干部们也都出来了，帮助他们往下卸，你呼我叫，显得有些乱。李春光把架子车靠在墙根儿，车把着地，坐在车板前面，旁观者似地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别的村接知青的人也纷纷来了，院子里放了不少架子车，还有的村赶来了马车，更奢侈的村还开来了手扶拖拉机。李春光拉着架子车，来公社供销社拉过化肥，这情景跟大家来分化肥差不多。不过化肥是用塑料袋子装的，都不会说话。这些知青就不一样了，个个都是活物。知青有男的，也有女的，看样子女的还不少，人群里发出来的都是女孩子的声音。女知青有的掏出手绢擦脸上的尘土，有的脚边护着自己的行李东张西望。若是两个女知青站在一起，就手乱指，互相问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似乎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很新鲜。李春光看见，这些女知青穿的都不漂亮，大都穿着灰衣服，蓝衣服，还有的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但她们一个比一个长得人模人样，远非乡下姑娘可比。她们眉眼端正，皮肤白细，肩膀窄，腰细，腿顺溜，牙也刷得很白。不像农村姑娘，从小就开始干活，土里爬，泥里滚，繁重的劳动，生活的担子，使她们的骨架变大，皮肤变粗，腰里硬得像绑了棍。看来是得让城里这些人到农村受受苦，不然就太不公平了。人是天生，生在哪里算哪里，人自己又不能选择。干吗生在城里就应该细米白面，细皮嫩肉！生在农村就应该吃糠咽菜，灰头糊脸。

队长已经凑到人堆里去了，看看这个，瞅瞅那个，摆出一副挑选的架势。其实他并不敢怎么正眼看人家，人家刚一看他，他的目光就躲开了。有个穿褪色军装的女知青，拿起他身上佩带的语录袋，翻转着看了看，挺敬佩似地看着队长。队长却说：“哎，别动！”女知青赶紧把语录袋放下了，有些害怕地看着队长。队长笑了，说：“这里面装的可是宝物，不能随便动。”李春光想起

队长临来前嘱咐他的不要给知青们露笑脸的话，他做到了，倒是队长自己先给了人家笑脸。队长双手往后一背，转到大队支部书记面前，问怎么还不分。他们这个大队有六个自然村，大概每个村都要分摊几名知青。支书正吸烟，拿烟的手朝另一个人指了一下，让队长去问他。支书指的那个人是李春光的二叔李河敏。二叔在公社水利站管水利工作，不知为什么也跑到这里来了。二叔手里拿着一个崭新的本子，跨着这一堆那一堆的行李，在人群里跳来走去，招呼知青们马上排队，排成一排，他要点名。女知青们开始排队了，可男知青们不听招呼，互相看看，都站在原地不动。二叔严肃起来，大声说，到这里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不然怎么能接受好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呢！男知青们有意对抗似的，还是不动。其中一个知青拿出一盒烟，拆开，分给男知青们每人一支，行动一致地抽起来。烟盒里剩的还有烟，那个持烟的知青递给队长一支，意思让队长也来分享。队长沉下脸子，摇摇手，态度相当坚决地拒绝了。那个穿发白军装的女知青从队列里出来了，喊男知青都过去，不要自由散漫。她喊了一个男知青的名字。那个男知青装作没听见，把脸别到一边去了。

吃得很胖的公社书记，在办公室门口站着，点点手让李河敏过去，要他不用排队点名了，按村分下去吧。李河敏连连点头，说可以可以。随即大声喊村庄的名字，张庄，李营，王寨，马窑，各庄的人都不甚情愿地代表村庄答应了一下。每庄来的人一核准，李河敏就撕下一个纸条，抄下几个名字，把纸条交给一个庄的人，让人家按名字所列把人领走。

队长大叔代表李营，也从二叔李河敏手上领到一张小窄条，他一接过纸条，就大声喊李春光过去认。李春光认出一个名字，他就大声喊一个，张文山，范明宇，王建，一共分给李营四个知青，三个男的，一个女的，女的就是穿褪色军装的那一位，纸条

上写的名字叫董瑞雪。

4. 走过一条河

李营在公社所在镇的南面，离公社四五里路。拉着装上行李的架子车往李营走时，四个知青围着队长的架子车问这问那，比如问李营好吗？队长不是很热情，说：“这还用说吗，当然好。要是不好，能让你们来吗！”他们问队长让他们住在哪儿。队长说：“这个不用你们操心，我已经安排好了，把饲养室腾出两间给你们住。”那个叫张文山的男知青问：“饲养室不是喂牛的地方吗？”队长认为他说得不错，看来他对农村的事儿多少懂点儿。王建有些欣喜，说那样他们就可以骑着牛去放牛了。队长说：“骑牛，那可不行，现在牛比人主贵。有一条语录说得好，别看它们脚上有牛屎，可是它们身上很干净。”四个知青都笑了。后面的李春光也笑了一下。队长说：“不要笑，我说的对不对？”回头看了一眼李春光。李春光低头拉车，脑门上浸出了汗。张文山拍了一下队长的膀子：“李队长说得太对了！”张文山这个动作有些突然，队长愣了一下，有些不悦，说不要动手。

走过一条河，清凌凌的一条河。董瑞雪喜得直拍手，又没有拍响，说：“呀，太美了，太好了，城里根本看不见这样清的水，在这里游泳可是太棒了！”她一指远处的几个白点儿问队长，那是不是野鸭子。队长说是。她问队长到河边洗洗脸可以吗。队长嘴上没答应，却把架子车扎下了。董瑞雪喜得鼻子眼睛都乐了，到李春光拉的那辆架子车上取她网袋里的毛巾。李春光不敢看她。其实李春光已经看见她了，她长得好看了一点，有些扎眼。在此之前，李春光没怎么看见过城里的姑娘，只有一次，他对城里的一个姑娘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那是一九六六年冬天，他

去北京串连时，有一位北京的姑娘教他们唱歌。因为那姑娘很大方地要求大家都看着她，集中注意力，他才敢于趁机把那个姑娘看得仔细些。无论从长相、身材、歌喉、神态等哪方面看，那个姑娘都近乎完美，近乎圣洁。他第一次感悟到，原来城里的姑娘这么美。他在心里暗暗留下一个记号，一定要记住那位教他们唱歌的姑娘。待回到农村老家，他一下陷入自卑，才知道自己的想法多么可笑。李春光从没怀疑过，那样的情景，那样的姑娘，他是永远永远也看不到了，人家是一阵风，早刮远了；人家是一颗星，早流到不知何方去了。

董瑞雪已走到水边去了，她的倒影即刻映到镜面般的水里，长长的，细细的，似荷花的茎。她试探地踩了踩岸边的泥土，站稳了脚，往上提提裤腿，蹲下身子。水里有绿色的水草、酱红的石子和灰色的小鱼。小鱼见有人来了，打了一个弯儿，沉到深处去了。小鱼打弯时，身子斜了一下，银白带红线的肚皮露了出来。董瑞雪惊喜地说：“有鱼，有鱼，花的，我看见了！”她一时忘记了洗脸，伸着头往水里瞅，像是照镜子。她还像是一个孩子，身体还没长到丰满的程度。她的脸有点小，鼻子天真，嘴唇丹红。特别是她的眼睛，纯洁清澈得毫无掩饰，让人能够从她的两颊上看到她中学时代的样子，从她的眼神里感到她上小学时候的神情。这一切都让人觉得她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她的性情是自然无邪的。董瑞雪在水里看见自己的脸了，她似乎并不知道自己的美，并不欣赏，破坏似地把水面撩乱了。她纤巧的双手把水洒得高扬起来，水珠儿在阳光下闪烁着，落进水里激起一层水波。有过路的姑娘和媳妇在桥头站下了，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像是天外飞来的玩水的姑娘，她们没对这个姑娘作什么评价，只看看就走了。她们好像还不会评价城里来的姑娘。三个男知青没有去洗脸，每人捡起一块土坷垃，比赛看谁投得远。坷垃块顺河道